



BETWEEN HEAVEN AND HELL

李 锦著

黑天红地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THE PEOPLE'S
PUBLISHING HOUSE OF TIANJIN



055655

I247.5



714

055655



BETWEEN
HEAVEN AND HELL

黑天红地

李 锦著



200658421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THE PEOPLE'S
PUBLISHING HOUSE OF TIANJIN



黑天红地

李 锦

*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赤峰道130号)

保定市满城科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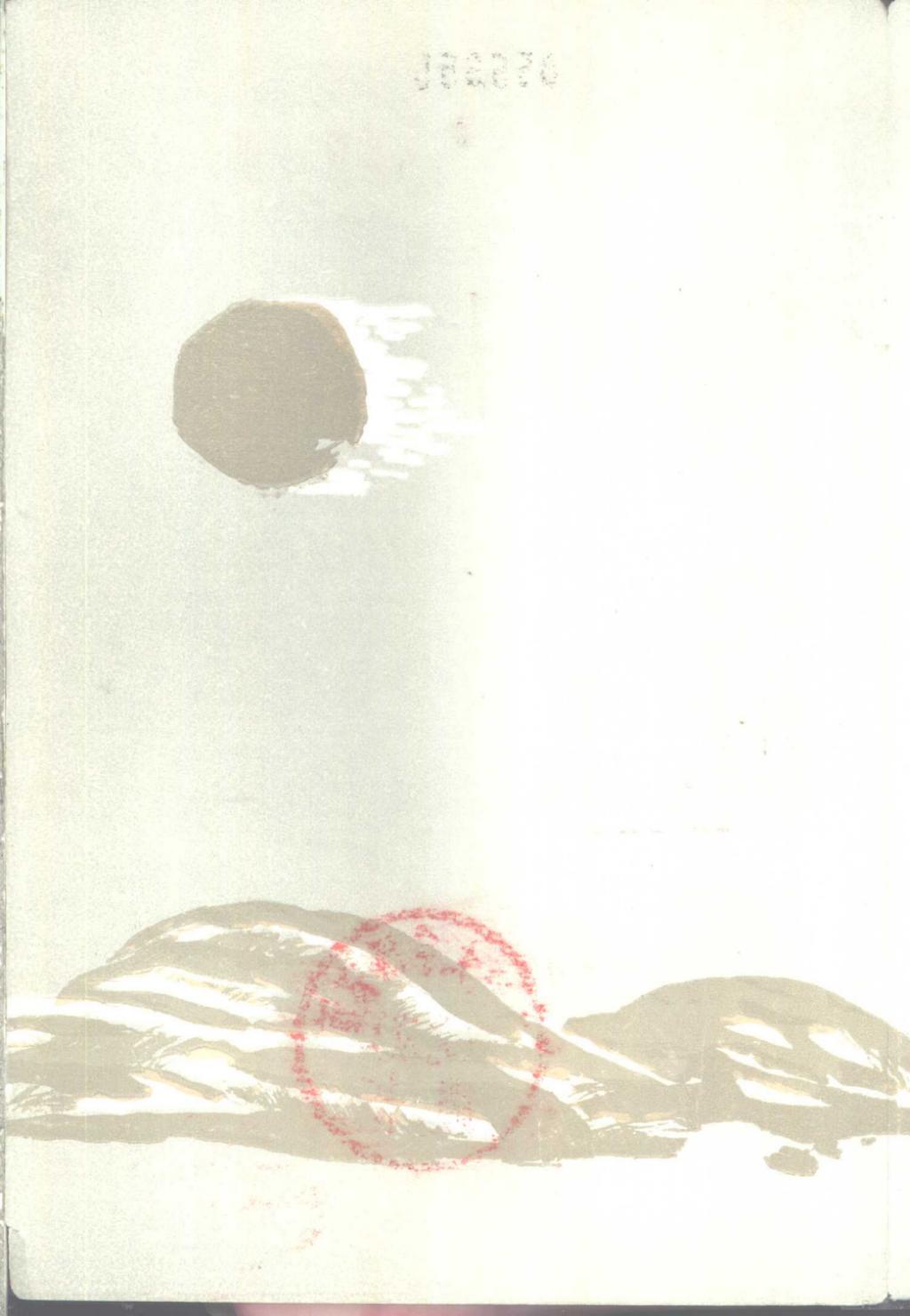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322千字

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000

ISBN 7-201-00606-1 / K·86

定 价：5.80元



序

冉淮舟

1988年初，李锦同志从石家庄来北京出差，顺便把他几年间所写故事的剪报交给了我，希望我抽暇看看，提些意见。我立即推开手头的工作，认真看了起来。很抱歉，过去竟未注意到，几年来他在《天津演唱》、《河北俱乐部》、《河北故事报》、《欢天喜地》、《田野》等报刊上，发表了如此可观的故事，而且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时间写出，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。不过这下也好，我集中阅读了他的大部分作品，是非常高兴的。这不仅是因为他写得多，写得很不错，更主要的是我看出了他的写作前景，相信他今后会写得更多，也会写得更好的。于是，我给他写了一封不算短的信，就新故事的写作，谈了一些意见。

后来，我把这封信交给了河北省的一家报刊，李锦得知，表示不同意发表，说他的作品写得还少，写得还差，不值得公开在报刊上评介，等他写得多了，写得好了，再介绍也不迟。这当然是李锦谦虚，我也就没有按他的意见把信稿撤回。

不久，这封信稿刊登出来了。结果不是以信稿的形式，而是掐头去尾，成了一篇文章，没有了李锦的名字。如果事先征求我的意见，我不会同意这样发表。但是已经这样发表出来

了，编者一定会有他们自己的某种考虑，我也不好再说什么。而李锦却说：“这没什么，这样发好。”但我能察觉出，他的心灵深处并不平静，无疑是激起了一些波涛。这也是自然的，可以理解的。他表示要努力写作，写得更多些，写得更好些。这不是和谁赌什么不忿，而是一种自强不息，一种奋发自励。

我了解李锦，他是有这样一种精神的。我们可以说是同乡吧，他家在博野，我家在高阳，相距不远，都属冀中平原。1946年他参加工作后，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就在离我们村庄很近的地方从事小学教育。我们相识是在1963年，当时他在《保定日报》当编辑，我在天津《新港》文学月刊社当编辑，回家乡深入生活，在保定见了面。但是接触更多起来，还是二十年后，他由《河北日报》调到河北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，我在北京由于自己的写作，也由于协助曾在冀中区战斗、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写作，工作的需要，以及个人的情谊，使我们交往频繁。几乎他每次来北京，我们都要见面，而且还书信不断。无论从哪方面来说，在他的写作奋进中，我都应该尽一点力，哪怕微小薄弱，喊一声加油助助威也好吧。我建议他抓一个大的东西，以抗战时期在大清河北一带活动的金老太为题材，写成一部纪实性长篇作品。金老太原为绿林女侠，具有强烈的民族爱国心和正义感，抗战开始后接受共产党、八路军的领导，为抗战建立了功勋，后壮烈牺牲。这个题材非常富有传奇性，李锦长于故事，正好得以发挥。而他又做党史工作，既便于搜集采访，又能从宏观上把握这一题材。作为冀中人，写这个题材，无论是语言还是风俗，也都有方便之处。我想，李锦是一定能够写得好的。他表示很高兴，要试一试。

这是一部历史传记，又是一部文学作品。它是中华民族抗争的一种英雄表现，人类在绝境中谋求生存的一种大智大勇的

方式。在艺术上要实现对题材的超越和对人物的超越。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，连这样一些曾是土匪的人物，都挺身对侵略者进行战斗，而且是英勇顽强的，无私无畏的，视死如归的。那么，在整个中华民族面前，多么强大，多么残暴的侵略者，也都将不能得逞，而会遭到可耻的失败，一定会葬身在连天烽火之中。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在燃烧，都在怒吼，都在争战。这里的一切都是英雄的，都是不可战胜的。这就是伟大的中华民族，这就是人类所以能够生存的金玉品质。我对李锦说，一定要下大力量，写出一部独特的有分量的作品。在意境、情绪、氛围、场面，特别是人物的命运上，要写得动人心魄。在结构上，时空交错，左右穿插，前后闪动，追溯历史，观照现实，联系后世，人物的历史命运和在特定社会情境中的表现，写来要无拘无束，汪洋恣肆，天马行空，色彩斑斓，造成一种极为强大的英雄悲壮的风云，因而也就具有了一种巨大的艺术感染力量。

这个横竿定得不算不高，李锦决心要跳一下。我知道，他是有这么股子劲头的。他属马，1930年生，他要奋蹄奔跑一程。说动就动，他利用工作之余，夜晚清晨，午间休息，很快就把有关金老太的几乎所有的直接文字记载和背景材料，都找来阅读了。他利用出差京津，挤时间去安次一带查访。

1989年2月7日，这一天是大年初二，正吃晚饭的时候，有人突然敲门。我开门一看，原来是李锦。他在石家庄是单身，老伴在老家博野，正值春节期间，他回家休探亲假，过了初一就坐不住了，初二起早动身，要到安次一带深入采访。我让他坐下吃饭。他说吃过了，老伴给烙的饼，夹上过年的肉，喝了杯水，饱了。我埋怨他为什么不到家里来吃晚饭，他说这样省时间，想抓紧问我，还有些什么嘱咐的话。我一时有些

语塞，一股热流涌上心头，两眼泪水几乎滚下。这就是李锦，一位年近花甲的人，大年初二就冒着寒风，告别妻子儿女，离开温暖的炕头，在人们都娱乐休息的时候，他要奋力耕耘了。我感动得无话可说，分手的时候，我只说了这样一句：这部书不是成功在望，而是成功在握了。李锦只是笑笑，摇了摇头。

采访工作结束，开始动笔写作。李锦是《党史博采》的副主编，工作相当繁杂，他只能利用每天的一早一晚和午间，以及星期日写作。写稿时，下面垫上一张复写纸，一式两份。每写完一节，就给我寄来。我总是收到就看，并且立即写信告诉他我的感受，同时叮嘱他注意保重，因为我能想象他是在怎样艰难的条件下进行写作，不能书写成功了，身体也垮了。关于书稿，可以这样说，几乎每节都出乎我的意料，比我预想的好得多。而且几乎每读完一节，都急切地等着读下一节，希望能够一口气读完全书。

这是一部有关妇女的英雄传记，无愧于她们的伟大性格的作品。抗日斗争是错综复杂的，这一现实，反映到文学作品里，成为深刻的主题。这一现实，表现在敌我相持的地区，即所谓打拉锯仗的地区就更为鲜明，斗争也更加残酷，而冀中大清河北地区就更为突出了。现实是出生入死，充满血泪的，但反映在一些文学作品里，就显得很不够了，通常写得比较单纯，简单的对比，轻易的胜利，和现实有很大差距。而李锦这部作品，则是贴近现实的，那种人类谋求生存的强大欲望，那种错综复杂的历史风云的再现，那种现代意识的渗透思考，强烈地震撼着我的心灵。书尚未最后写完，我已经按捺不住激动兴奋的心情，动手写这篇序言了。自然还不能说这是一部才华横溢的作品，但却是令人敬佩与振奋的心血和汗水的结晶。李锦所写，是一个伟大时代悲壮丰富的颂歌，是一个历史阶段的

一些人物和一些方面真实生动的记录。作者肩负历史的责任，充满热情，高声赞颂。关于冀中抗日斗争生活的作品，已经有许多部了，有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，并且将会继续流传下去。但我以为李锦这部作品，却是这一领域的新的别开生面的可喜收获，它是会受到广大读者，特别是冀中平原人民欢迎的。

李锦在写这部作品的同时，又在计划着写另一部纪实性长篇作品，故事和人物，也是发生在抗战时期的大清河北地区，就其内容的丰富复杂和传奇性来说，两部作品可谓是姊妹篇。我是怀着由衷欣慰之情，祝贺李锦的新作问世，并且抱着极大的兴趣和信心，殷切盼望着他的又一部作品早日完成。

1989年秋于北京

目 录

序	冉淮舟	(1)
第一章 “女匪”		(1)
一 一个风雪的夜晚		(1)
二 遇上了仇人		(9)
三 会见吕司令		(20)
四 儿子有罪也该死		(29)
第二章 群雄		(43)
一 厨师金保元		(43)
二 刘佩林入伙		(51)
三 牵驴人秃老李		(59)
四 史三夫妻		(66)
第三章 乱世		(75)
一 一张请柬		(75)
二 胡氏弟兄		(84)
三 蔡文科		(95)
四 鬼招神算		(103)
第四章 星火		(113)
一 他叫李大卫		(113)
二 将计就计		(122)

三	篆字印章	(131)
四	恶有恶报	(139)
五	“鸿门宴”	(148)
第五章	杂色	(164)
一	错中错	(164)
二	奇袭小分队	(175)
三	巫婆小白鞋	(185)
四	金秀亭	(198)
第六章	暗日	(208)
一	“捉放曹”	(208)
二	天遂人愿	(221)
三	有奶便是娘	(233)
四	闹法场	(242)
第七章	亮光	(254)
一	“柜中缘”	(254)
二	处决张三横	(265)
三	活捉大本青	(278)
四	八仙姑	(286)
五	红枪会	(296)
第八章	丧事	(309)
一	一副挽联	(309)
二	一出戏曲	(317)
三	一筐白薯	(325)
四	死云活来	(336)
第九章	苦行	(345)
一	金蝉脱壳	(345)
二	金钩钓鱼	(354)

三	一只毒龟	(361)
四	询天问地	(370)
第十章	永生	(384)
一	红黄蓝白黑	(384)
二	热血悲歌	(395)
三	斩杀不尽	(407)
四	无限怀念	(418)
	后记	(429)

第一章 “女 匪”

一、一个风雪的夜晚

腊七腊八，出门冻煞。1941年的腊月初八，偏又北风呼啸，大雪纷飞。霎时间，大地银装素裹，白皑皑一片。

这天晚上，驻扎在安次县杨更生村的黑天裆子头领金老太，望了望天，看了看地，自言自语骂了声：“这是他妈什么鬼天气！”随后回头吩咐贴身随从秃老李：“备驴！”

秃老李抬头看了看金老太，只见她：头戴黑平绒瓢形太君帽，手戴兔毛五指皮手套，下穿絮有丝棉的黑色罐腿裤，上穿藏蓝色的羊羔小皮袄，足蹬油靴，肩披雨布，潇潇洒洒，威威武武。秃老李本想说这种天气不宜外出，但见金老太这种装束，不再多嘴，便备驴去了。驴尚未备好，金保元、金秀亭、何耀环、刘佩林、仇士金等辅弼金老太的“五虎上将”都来了。金秀亭、仇士金一见金老太就劝她：天气不佳，不去也罢。金老太表示：约会已定，不可失信。

“娘，这不是失信。”金秀亭指着窗外漫天飞舞的大雪说，“这是老天不作美。”

“是啊。”仇士金赶忙接上说，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金老太今天想外出，可老天偏偏不让你去。依我看，只好人随天意。”

“天意？嘿嘿！”何耀环冷笑一声，反驳道，“按仇老兄的话说，刮风下雨是天不让出门。那我们趁风天去吃买卖，借雨天去端炮楼，这又作何解释？”

在金部中领队的金保元站出来对何耀环说：“士金、秀亭他们的意思是不愿让老太太吃风雪之苦。这是晚辈对长辈的孝心，只不过话说得有些欠妥。”说到这，又面对仇士金道：“耀环老弟的话也没错。我们拿枪杆子的人是不讲什么天意的，我们讲的是人意。”

“对！”金老太高兴地对大家说，“事在人为。如果要讲什么天意，我们生活在永定河两岸的人，还筑堤挡水、栽柳防风干什么？”金老太说到这话锋一转，“今天别说刮风下雪，就是下刀子我也要去。因为约见我的不是别人，是八路军吕正操司令员。这样的大人物接见我老婆子，怎能言而失信？”说罢起身要走。

“慢！”仇士金上前拉住金老太的衣襟说，“金老太，我还有话说。”

这时，何耀环掏出怀表看了一眼，拦住仇士金道：“时间不早，有话等老太太回来再说。”

“不，”金老太对何耀环说，“有话请他讲。”

仇士金一听高兴地说：“金老太，出门做事要讲个吉利。今日你老出门可是大不吉利呀！”

“怎见得？”何耀环问。

仇士金用手一指屋外说：“你看，树上、地下一片素白，这白色可是处处不吉利。比如出殡发丧，处处戴孝哇。”

“什么色吉利？”何耀环又问。

“这还用说。”仇士金随口答道，“办喜事都是用红色，当然是红色吉利了。”

金老太一听放声大笑，然后用手一拍仇士金的肩膀：“两军阵前刀砍、枪伤，流出来的血可都是红的，这也能说是吉利？”

仇士金无言以对。

“这都是无稽之谈。”何耀环说罢，催促金老太赶快上路。

“我还有话说。”仇士金瞪了何耀环一眼，面对金老太道，“老太太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这次去见吕正操凶多吉少！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仇士金听金老太这么一问，憋在肚子里的话就象提开闸的渠水，哗哗地向外流开了。他说：

“高阳城的尹松山，人枪二百多，轻重机枪十几挺，人马强壮武器精良。当时共产党头领孟庆山联合他共同抗日，还帮他招兵买马。吕正操率领人民自卫军到了高阳，就把尹松山杀掉了。”说到这，仇士金面对大家，话对金老太说：“吕正操举旗抗日，仇日本，恨土匪。金老太，你可去不得呀！”

金老太听后微微一笑：“仇队副，不必担心。吕司令仇恨的是杀人放火、劫道绑票和勾结鬼子残害百姓的土匪。我们为了糊口，虽说也吃些买卖，可也接受了北上支队的领导，成了分区的外围军。我们配合百团大战，破路、炸桥、打火车、端碉堡，为抗日出了力。吕司令怎能把我老婆子杀掉呢？”

仇士金听罢忙说：“金老太，尹松山也是抗日的呀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他是抗日的？”何耀环质问道。

“他要不抗日，共产党的头领孟庆山能帮他招兵买马，给他发展一个第七连吗？”仇士金以问代答。

“尹松山要是抗日的，吕正操司令员下令攻打县城时，为什么这个第七连的枪口对着他呢？”何耀环又反问。

金秀亭、金保元、刘佩林等人由于不摸此事底细，不好插嘴，此时都默不作声。于是，何耀环把吕正操为什么杀掉尹松山的前前后后讲述了一遍。

尹松山土匪出身，原是伪冀东保安队的一个中队长。“七七”事变后，他把队伍拉出来，跑到高阳县城，打起抗日旗号。保属特委孟庆山为了联合一切力量抗日，同尹松山取得联系，达成了共同抗日的协议。孟庆山为了掌握这支队伍，就同尹松山商量，为他招兵买马，扩大队伍。这就是仇士金、何耀环所说的第七连，驻在高阳县城东关。高阳县城内有个奸商杨木森，因贩卖高阳布大发横财，财大气粗，便成了高阳县城一霸，人称“杨皇上”。1932年他曾和反动军警相勾结，镇压高蠡暴动。尹松山拉队伍来到高阳后，和杨家勾结在一起。当吕正操率部来到高阳，被杨家和尹松山拒之城外，虽经过多次商谈，仍不准人民自卫军进城。因此，人民自卫军攻下城后，枪决了匪首尹松山。

何耀环讲完这段故事，冲着仇士金道：“尹松山明一套暗一套，嘴里抗日，心里是为自己占地盘，这怎能同金老太相提并论呢？”

没等仇士金答话，金保元抢先说道：“兄弟们争吵也都是为老太太着想，这没说的。不过，吕正操司令员看得起咱们，咱们也不能对八路军有二心。”

“不！”仇士金仍坚持自己的看法，“俗话说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”

接着，他又举例道：“任丘高顺成，还是吕正操给他的番号，委任他为游击第一师师长。可后来，也被吕正操杀了。为什么呢？不就是因为他是黑道上的——土匪！”

“不对。”何耀环反驳说，“不是因为他是土匪出身，而

是因为他暗地里勾结日本人！”

仇士金又想说什么，金老太把手一挥阻止道：“不要说了！吕司令想不想杀害我老婆子，我不知道，反正李支队长是不会害我的。”

金老太说的李支队长名叫李大卫，永清县韩村镇人。“七七”事变前在永清县城育德完小读书，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为了挽救民族危亡，自动在家乡组织起了抗日青年先锋队，李大卫任队长。1938年3月间，人民自卫军独立第一团攻克新镇、霸县后，李大卫率部前来参加，被编入人民自卫军北上抗日先锋支队第九大队，任队长。第五军分区（后改为第十军分区）成立后，第九大队又被编入主力部队第一大队，李大卫任第一营营长，后任大队参谋长，1939年调任军分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。1940年，冀中十分区永定河两岸，遭到日军“蚕食”，于是出现了“红、黄、蓝、白、黑”各种势力错综复杂的局面。

“红”指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抗日政权；“黄”指穿黄军装的日本侵略军；“蓝”指头戴“青天白日”帽徽的汪记国民党伪军及特务；“白”就是群众称呼的“白脖子”，指佩带白领章的伪警备团；“黑”指土匪，群众称他们黑队，他们自称黑天裆子。永定河两岸的黑天裆子有七十二股之说。为了坚持这里的抗日斗争，为了争取、改造这些黑队武装，1940年6月第十军分区组织了北上支队，李大卫率领二十九团一个连，开赴敌占区永定河两岸，同“黄、蓝、白、黑”展开了激烈的斗争。

北上支队的基本政策是：广泛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日本侵略军，争取“白”的和“蓝”的，团结教育“黑”的——只要他们不给日本人办事，就结交朋友。